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 修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吴奎 趙抃 子屼 唐介 子淑問 義問 孫恕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觧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

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

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出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陜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

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觧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

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内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糇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

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

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塲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閭輙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項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絶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

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

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有

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强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

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歷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

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

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閩皇城

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為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輙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名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姦倖内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内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

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
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
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
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
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
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
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
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

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彦博指奩為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

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倘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

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為萬世歎憤臣
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
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於
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
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
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歛
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
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

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令民力困

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
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
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
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
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
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
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
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令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

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名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獎薦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贍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

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

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吕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吕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頼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

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為右司諫内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吕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

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此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

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寛為治
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
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
餘人蜀民大悦會㷀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
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
頼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

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襃答

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

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

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

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

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

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

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

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令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

宜清謹畏哉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誘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岏提舉兩浙

常平以便養岍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岍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

稱朴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屼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溫州代還得見時朴

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

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

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

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内舉不避親之説始

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

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令宜杜絶其源

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疏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摭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朴盧母墓三年縣

牓其里曰孝弟處士孫偉為作孝子傳及岏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岏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别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邱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

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徳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内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宫竒靡之器不宜過

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宫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

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

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入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朘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轢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兖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

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閲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

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令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别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

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覬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
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
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
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
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鋭於

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别枉直使命令必行令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

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嬿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使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

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令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孝寛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歴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令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斂免役錢又分户五等儲其羡為别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彦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

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劵續食人以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

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

朴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之主哉沆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强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宋史卷三百十六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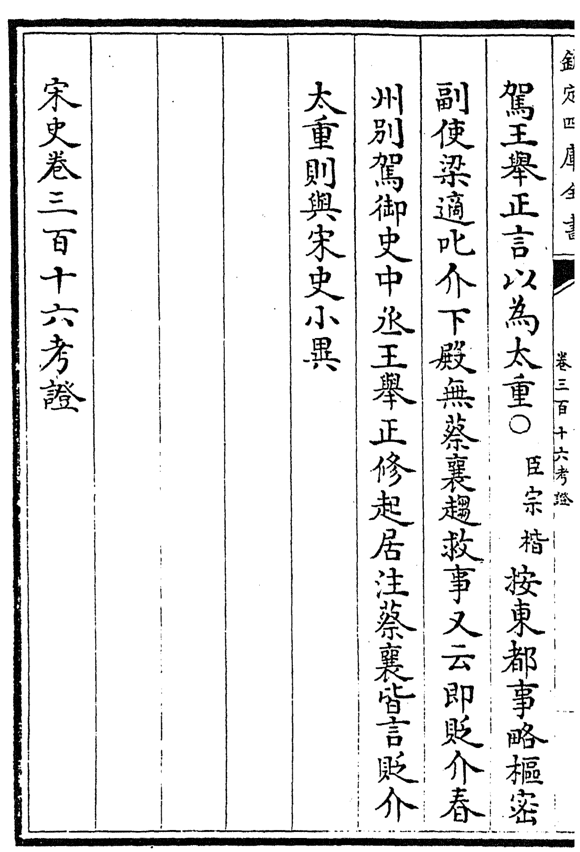
吳奎傳不為往○監本作為不往從南本及東都事略改

趙抃傳陛下有言○監本作自言今從南本

在虔與成都○南北本虔俱作處臣蒲封按抃論陳升之出知虔州今從東都事略改虔

唐介傳知莫州任邱縣○莫應作鄚

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



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臣宗楷按東都事略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無蔡襄趨救事又云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則與宋史小異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六

邵亢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從弟易　易子彦遠　明逸　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

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宅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令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

十篇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為守一以事委之民税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絶而已内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亢有縱火者一不

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郤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為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

直朴厚輙為諫官矣王岀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宫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甞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

體葢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鬭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猎率人心一揺安危

所係令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名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况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祕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

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

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儁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

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請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陜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

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

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棕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於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馬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

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
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
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
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
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
薨年七十四帝臨奠於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
受恩通判南宮成逌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
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

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取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祕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為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

侍郎再為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權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賔客吏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為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謂逐寇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凖名曰逆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寀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

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悍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歷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

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
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袐府尤喜奬厲後進初
真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
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
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録逢辰録奉藩書事惟演嘗
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上押字爾葢未
嘗歴中書故也子暧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
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

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蕃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韋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為韋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廕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

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輙圮溺人多即山為居暄為增治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令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禄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

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於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名置翰林值盜起劒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

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禄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絶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為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

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

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紿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偰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

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内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

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
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
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
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内寇出入五載天下騷
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
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
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
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

戒時旱蝗民乏食彦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榷價彦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宫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户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户七百三十餘

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輿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

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
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
聽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於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簡
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
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
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葢希
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没以死事褒贈

旣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
遠方而奪其恩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
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妄
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
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搒婦人鄭氏
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
府還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
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邀川唃厮羅留

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䘏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疋明逸言朝廷撫喻氏至厚須以招馬為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纏過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厮囉有子質於秦别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

論其傾險憸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冐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修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循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

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廵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旣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諶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孰

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
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
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
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
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
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
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
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誠以為矯者參

半景諶笑曰自古以来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己茍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絶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彦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

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

凡餽餉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𧫴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𧫴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𧫴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𧫴曰汝前訴

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為衆所
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進尚書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据案時遺
之詩緦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
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
緦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
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

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
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
之既而雍章至勰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揺朕察其
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
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前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
州卒於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
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者

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為陜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

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陜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募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闗内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

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郤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頼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

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為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為時論所憾云

宋史卷三百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郜亢傳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云云○臣宗楷按東都事畧曰朕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為受寄之重故前者洛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内有所愢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得策已悉如卿奏與宋史所載詔語全異

錢惟演傳歷右神武將軍○東都事畧右作左

遷尚書工部侍郎○東都事畧作刑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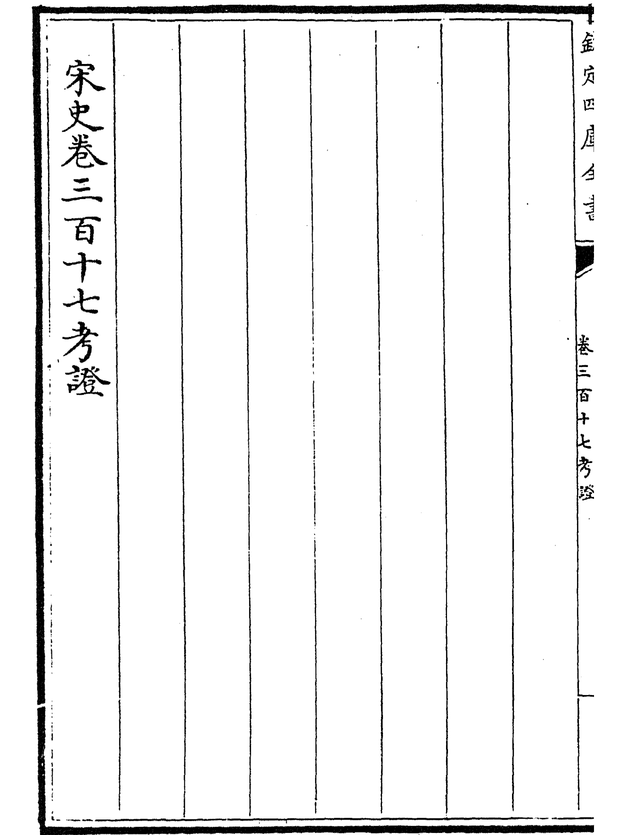
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東都事畧景臻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　臣浩按此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也初封魯國改韓周燕國進秦魏兩國後改封秦魯國秦魯之稱本傳與景臻傳同無封許國事東都事畧誤也

惟演從弟易字希白○南本作錢易　臣蒲封按易傳接錢惟演傳後不應復書姓監本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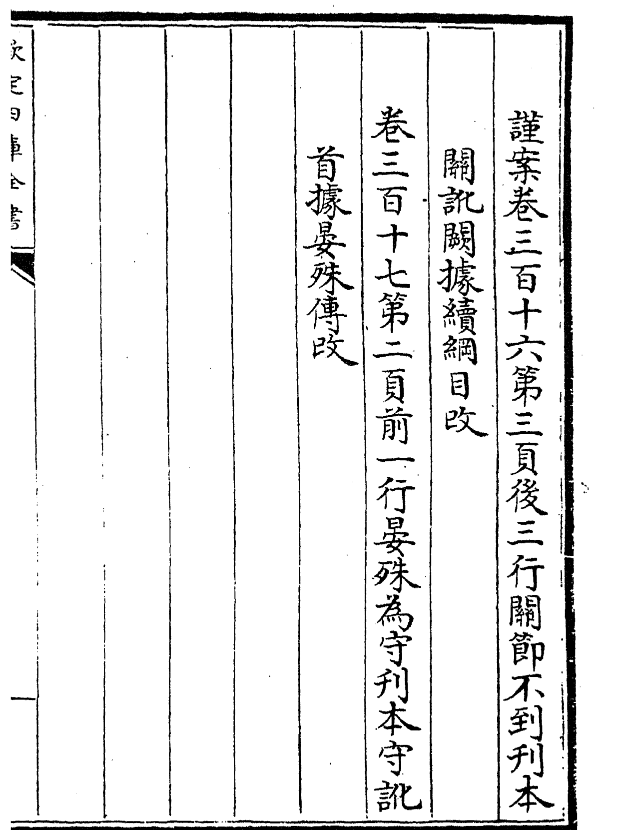
易孫景諶且委以戎瀘蠻事○監本委譌以從南本改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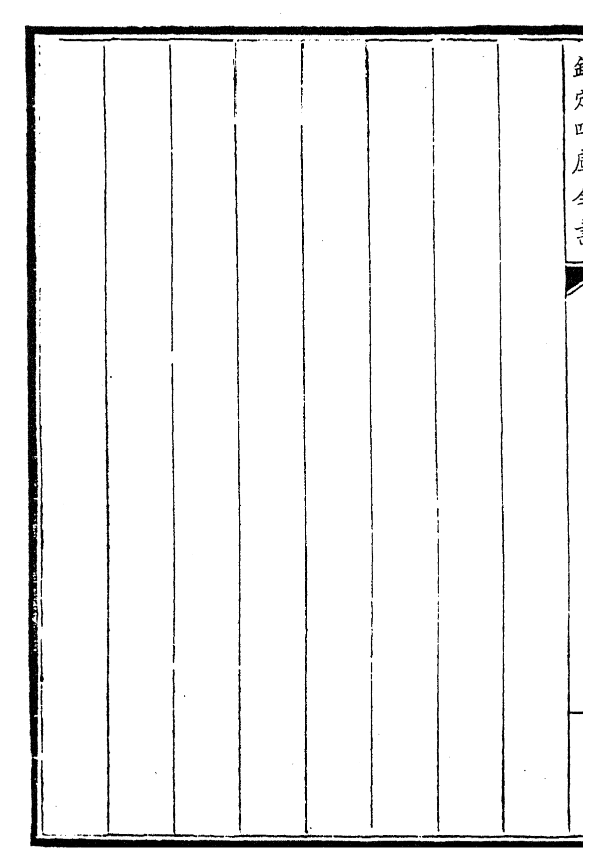
易孫即至募兵○南本作蕃兵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謹案卷三百十六第三頁後三行關節不到刊本
關訛闕據續綱目改
卷三百十七第二頁前一行晏殊為守刊本守訛
首據晏殊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

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遷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覘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迂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

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弁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

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敗主師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敝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彈丸黑子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歳改慶歴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巵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

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使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下如此於西北為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税中今兩税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

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畧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悦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内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陜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卭部川譯

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各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令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名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

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叅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會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

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
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
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
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
兵於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
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
沮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
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部長許之世襲環州董遵

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内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暫詔封册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契

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中不起方平為樞密使吴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宫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

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

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甞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少屈以

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葢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歷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

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

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令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

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

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

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

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

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為

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著草顧曰朕

每閱此御亦知其説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輙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

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宫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

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持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户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

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畧陜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

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藺氊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

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偪舉兵叛昪至請棄勿城詔户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昪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昪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讕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昪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昪青州將罷昪方平辭曰渙昪有階級令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昪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奈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争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揞切
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
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
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
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
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
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
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

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

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羣盜爽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戎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爽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

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盃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

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令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絳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

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甞一日忘也當置於坐右時用省閲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修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

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類此槩初名裡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因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採其本辭蓋婦

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歷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升為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

詞頭且言懐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邉不動恐有内盗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

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

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兖國公主下降將行册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册命令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於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

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為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太宗不使立於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隐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絶由此嘗與鬭

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

誣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辦詰何至於興甲兵哉

令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

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

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

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

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輙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毋

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

行自勵至於貴達嘗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
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
小絓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
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
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為
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偕鄧忠臣迓客客
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

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頴昌府歷
容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修守亳與客游
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
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禄丞宿得請杭州英宗
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
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内卒盜皇
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校

尉論當死令禁卒為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顧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為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令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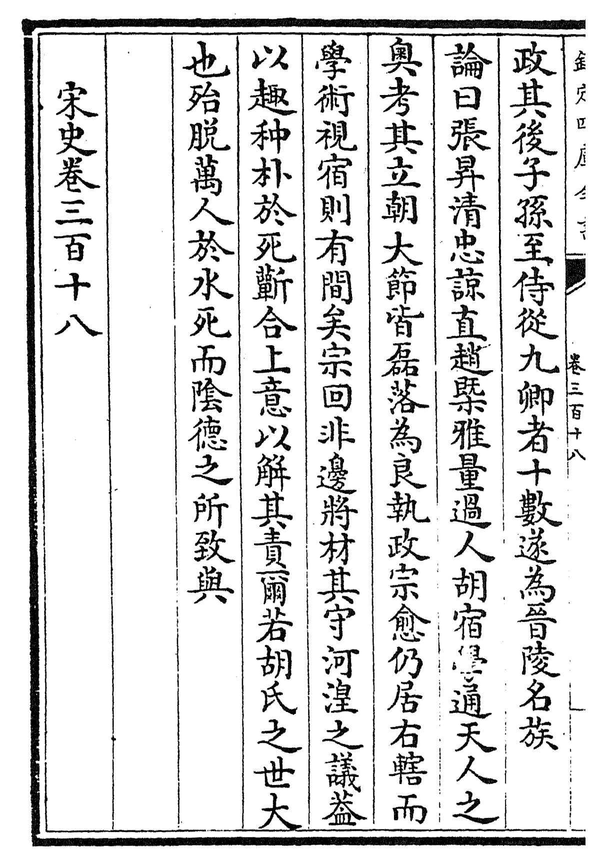
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户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删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葢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為待制先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

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内附而心牟欽氈勒兵立别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髠為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為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

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
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
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
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
罪奪職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
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録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
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



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昪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奧考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斷合上意以觧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於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宋史卷三百十八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張方平傳南京人○東都事畧作宋城人

何名輕舉○監本名譌多今從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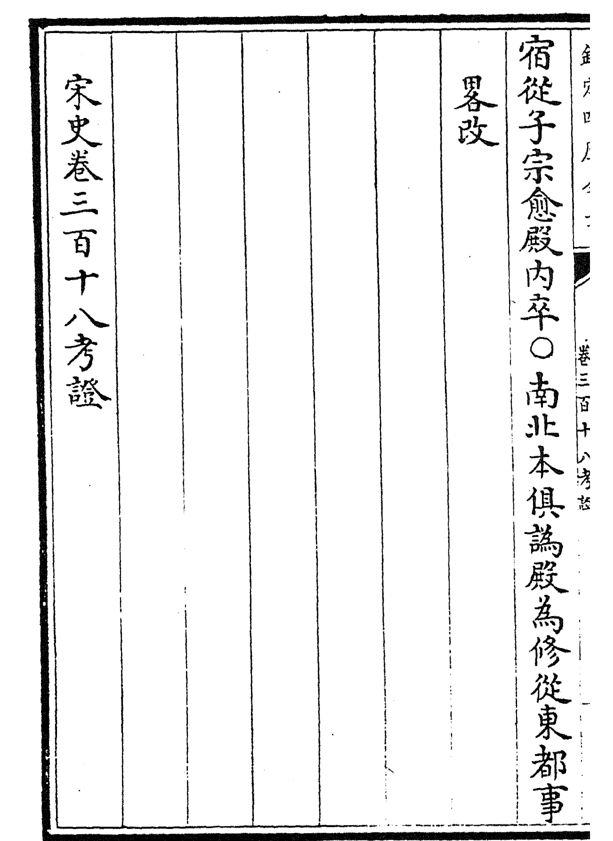
王拱辰傳著草○南本作書草

中太一宫使○東都事畧中作西

張昪傳○東都事畧作張昪

胡宿傳升為和州都監○東都事畧作出為出字是

舉將小絓○舉將二字疑誤



宿從子宗愈殿內卒○南北本俱譌殿為修從東都事畧改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